

综述

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

沉实与绮艳的风景

李晓伟



综观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有着不少的惊喜。5月31日,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公示,我国首套以民族立卷的文学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名列其中;众多文学刊物刊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首届“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项的评选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会议的召开,如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广西民族大学在南宁相思湖畔举办了“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共有来自18个民族的40余位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会,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中检阅。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从不同的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注入了动力,特别是近几年来逐渐浮现的文坛新秀,正在以崭新的面目登上文坛,书写出不同的文学风景。这是我们在考察每一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时需要注意的新态势。

2017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领域出版了多套丛书。我印象深刻的有两套:一套为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丛书”,其中包括来自10个不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10部风格各异的小说;另一套为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短篇小说丛书”,囊括了讲述6个世居于青海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故事的6部小说。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所选作家来自不同地域的10余个不同民族,是对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画卷的多方描绘,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地域性与多样性。这些作品或是“自传式”的成长故事,或是对当下生活的生动记录,又或是童话式的讲述,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不同民族生活中的万千世相,其中内蕴着的是童真、童趣,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真善美的追求。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儿童为书写对象或者是直接以儿童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由她所著的《数星星的孩子》中,“数星星”是这些乡村孩子们闲暇时的娱乐,在对于“星空”的想象中,孩子们感受到的不仅有星月夜的神秘美感,还有对于博大世界的憧憬。这也在主人公罗蛋巴巴心中埋下了“走出去”的

种子,这样蕴含着积极向上、努力求索精神的故事对于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而言,无疑有着很强的启发性。满族作家王立春则在《蒲河小镇》里用5个不同的关键词或人物结构起了自己的故事,看似松散,实际上却由“我”的视角把整个蒲河小镇上的人、事、物都串联了起来,故事简单,但暗含温情。通篇是年少时的回忆,很少用成年之后的眼光来判断,读起来颇有些《城南旧事》的味道。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长篇小说《小牧马人》以一个阴错阳差误入歧途的草原少年在辍学后返回草原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为主线,展现了草原少年牧马阿秀的成长之路。少年阿秀尽管学习上有着很多磕磕绊绊,在学校里也常被坏学生欺负,但他内心一直保持着纯真。而且,作为牧马人后代的阿秀心中一直有着一种召唤,那就是对于草原放牧生活的向往。在一次与母马“花鹿”和它的孩子小驹“玉鹿”的离家之行中,他和两匹马一起经历了一次艰难却又奇妙的旅程。当他们一起走出迷途,踏上回家之路的时候,也预示着阿秀解开了与姐姐之间的心结,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由曹谁所创作的《雪豹王子》则以童话的形式讲述了可可西里动物世界中的雪豹王子强巴的成长之路。原本宁静、美丽的可可西里,随着人类偷猎者的进入,这里的静美被猎枪的血腥打破了。在失去父亲之后,雪豹王子强巴带着使命开始了拯救家园、守卫圣境的漫长之路。这毫无疑问正是对强巴成长历练的刻画,作家也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悬念:雪豹王子最终能否赶走吉吉和豺狼,拯救卓卓,恢复可可西里的美丽家园?这样没有给出结局的设置给读者留下悬念的同时,也有对读者继续思考、寻求故事背后寓意的鼓励。

两套丛书中其他的作品也都以不同的故事来讲述着对“成长”的不同理解。例如,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在《淘气的小别克》中用自然、亲切的语言以及一系列的小故事塑造了一个调皮捣蛋让人头疼不已却又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形象,其中也折射出了哈萨克人的一些民族性格。景颇族作家玛波的《背孩子的女孩》写的是边地农家女孩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各种憧憬和挣扎,书写出生活痛感的同时也有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蒙古族作家陈晚雷在小说《黑眼睛蓝眼睛》里写到的的是蒙古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3个少年之间

的往事,前半部分写草原、雪原之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童趣,后半部分在童年时光里折射出扭曲时代的种种荒诞,沉重也有希望。另外,拉祜族作家李梦薇的《阳光无界》、土家族作家苦金的《白鹤少年》、维吾尔族作家玉苏甫·艾沙的《绿叶》、土族作家东永学的《天边的彩虹》、回族作家冷生福的《蓝月亮》、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勒的《天鼓》等也都从各个角度书写着儿童世界的真好与光明。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不但有着对“成长”主题的深切描绘,也有着对童年美好往昔的怀恋与镌刻。儿童的世界本就是充满了各种奇妙与可能性,这些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又让故事充满了异域的精彩。这样的阅读对于本民族儿童是一种熟悉的亲切,对于其他民族的儿童又是视野的拓展。一方面,从“书内”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中共同蕴含着对于“真善美”的诉求,让阅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成长教育,这大概可以说是两套书的最大亮点;另一方面,在“书外”,这样的儿童文学丛书的出版,无疑又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有益补充,正如学者张锦勋所言,“10个作家写10本书,书写各自熟悉的生活,采用各自擅长的艺术方式和民族语言,可谓百花齐放。可以说,这套‘书系’试图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新面貌。”

二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出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热潮。翻阅本年度出版的少数民族小说(集),可以看到作家们保持了对现实的多维关注,以文学的温度来审视时代与人心。人间烟火,世态冷暖,小说以“故事”的方式讲述现实世界,作家的情怀与思考也就潜藏于文字之中了。

羌族作家羌人六在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中,以“文学地理学”式的叙述,对自己故乡“断裂带”上的人与事进行了多角度的扫描。现实的地震早已过去,人心里的地震却一直都在隐隐作痛。集子中的小说基本都以经历了“地震”的人们为主角,写出的是不同个体在心灵阵痛之下的各种挣扎与奋斗。小说的语言很有质感,这大概得益于作者写诗的经验,而语言中又包裹着这些个体生命的痛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

(下转第6版)

访谈

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

——就小说《鼠饕》访维吾尔族作家沙吾尔丁·依力比丁

杨玉梅

杨玉梅:前段时间,我在《民族文学》读到您的短篇小说《鼠饕》,觉得非常震撼。作品的主人公尼亚孜·恰西坎通过掏挖鼠洞夺老鼠储藏的粮食为生,生活过得很滋润,甚至被人称为巴依,小说重点描述了尼亚孜的一次捣毁老鼠王国的经过,结果被鼠群报复,弄得家破人亡。尼亚孜最后精神崩溃,成为疯子,这是一篇饱含生活意蕴而又充满了奇特想象的小说。这样的文学想象力,您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儿时的我,置身于伊犁河畔美丽的果园,徜徉在流淌着清澈小河的小森林里,在田间和麦地里兜悠。不知曾经有多少次,闻着莫合烟的苦涩味,来聆听农民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讲各类民间笑话、神话鬼怪故事和民歌。白天打麦,晚上守瓜地;在小河里游泳,到水底摸鱼;聆听各类鸟叫,听着不尽兴,还会模仿鸟鸣声;各类花草的芬芳熏陶了我们的童年。还有爷爷,他经常半闭着眼,半躺在长坐垫上,扇着自己的鹰羽扇,讲述着说不完的故事和长诗的情节,如《玉素甫·艾合米迪》《艾里甫与赛乃姆》等。后来,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各类维吾尔民间故事、传说、小说等。因为有了这些兴趣和基础,我才开始创作作品。

杨玉梅: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从小学时代起,我就酷爱文学。待到我能读书识字时,读小说就成为了我的习惯。我的第一篇诗作于1993年发表在《新疆石油报》上。自此,我不断有作品发表在各个维吾尔语报刊杂志上,如《中国民族》《新疆文化》《楼兰》《玛依布拉克》《克拉玛依报》以及《伊犁河》等。我的

创作比较杂,诗歌、小说、评论等文体都有尝试。我的小说关注生态问题,书写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近,我却对散文比较感兴趣。

杨玉梅:您主要从事母语创作,平时读汉语小说吗?您的小说写作主要受到了谁的启发?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汉语小说我一般都是通过维吾尔语译本阅读的,比如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我在小学时就阅读过。此外,还有鲁迅的《药》《祝福》《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莫言的《蛙》《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等。我不好说是具体哪位作家或哪部作品影响了我,是我对文学执著的热爱一直支撑着自己不断地进行创作。

杨玉梅:在小说《鼠饕》中,老鼠也跟人类一样充满亲情,老弱病残的老鼠将独居一鼠洞,由孩子们照顾父母,直到寿终正寝,直接埋葬在洞中。这些内容能唤起读者对动物的尊重和同情之心,启示人们尊重自然也是尊重人类自身。正因为如此,小说颠覆了千百年来老鼠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有句俗语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在这篇小小说中您却展示了老鼠们如此温情的一面,让人感动。可否谈谈您创作这篇小小说的缘起?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老鼠历来被人类看作是大害虫之一,人们总是认为,只要看到有老鼠出没都可以立即打死它。但是,通过我长期细致地观察,发现它和人类相似的地方,那就是爱憎分明。几千年来,很多人都非常痛恨老鼠、乌鸦等代表邪恶和晦气的动物,而我选择写老鼠,就是要打破人们的这种固有观念。在《鼠饕》中,我试

图将它描写成具有和人类一样感情的动物。

杨玉梅:《鼠饕》的情节,很多都是虚构的,但是您写得如此逼真,因为作品中的生活细节、人物的言行举止与思想情感让人读来感觉非常熟悉。来源于生活而又超越了生活,我想这也就是想象的力量。您认为,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辩证统一的。主人公尼亚孜以挖鼠洞夺老鼠储藏的粮食为生,这样的情节构思并非完全虚构。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接触过通过挖鼠洞来谋生的人。在上世纪6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我都曾近距离地听他们讲述关于自己和老鼠的故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就写下这篇作品,希望能让读者真正读出些什么来。

杨玉梅:小说《鼠饕》阐释的不仅是人的命运问题,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小说在暗示人们要走近道,要善待生命,善待生活,善待自然。这体现了劝诫的意味。劝诫,其实也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作家的仁文关怀与社会责任的体现。您的其他小说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表现?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我有一篇作品叫《乌鸦》,发表在《伊犁河》维吾尔文杂志2014年第二期。另外,还有《蚂蚁》《蛇》等作品也即将完稿。在这些作品中,我同样提到类似的问题,那就是,一旦自然界的生态遭到破坏,人类也将以毁灭而告终。我通过这些作品,就是想呼吁保护我们生活着的惟一的地球。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灵都同样存在于同一个地球上,我们都是自然界的

孩子,应该来共同歌颂大自然赋予

多年来,当人们欣赏并陶醉于七彩云南的美丽风光之时,可曾想到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其实94%的山区因为历史上遗留的交通阻隔、社会发展缓慢等原因,人们的生存状态仍然格外的艰辛,全省129个县中有88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云岭大地4700万各族儿女摆脱贫困的愿望十分强烈,近年来举全省之力投入脱贫攻坚战。回族女作家叶多多自2016年初,就开始倾情关注这一场云南各族人民以百折不挠的信念与努力改写贫困的历史进程。

出生并一直生活在云南的叶多多,多年来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感受和书写这片土地的力量、疼痛与期盼。早在十多年前,她就采访了饱经坎坷的滇池守护者张正祥,满怀激情地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详细报告了张正祥坚韧不拔,同很多只顾团体或个人利益不惜毁坏滇池周边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的人和行为作殊死斗争的事迹。这部作品被列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前年春天,叶多多神情庄重地跟我谈到将要撰写和拍摄关于云南脱贫攻坚战的纪录片,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为她的想法所吸引,不止一次地与她交流过,发现她常常夜以继日,工作到很晚,为进一步进展而费尽心血。据我所知,她的选题很快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更加激发了她的深入开掘。近两年时间里,身体瘦弱的叶多多行程两万多公里,奔波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追随着一个个奋发实干者的脚步,采访了100多个自然村的300多个典型人物,他们之中既有矢志不移的优秀党员干部,也有勤恳劳动的普通村民,他们为摆脱贫困创造美好生活所经历的故事,促成了叶多多进一步的奋力书写。

在叶多多绘声绘色的书写中,我们看到,在2017年,云南的脱贫攻坚硬仗同全国一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高度。古老山寨,蛮荒边地,边境线上建起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新居,整族帮扶,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一项项强有力的举措,让旧貌换新颜,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振奋。

独龙江似乎一直就是偏远封闭的代名词,在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打通以前,全乡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因为大雪封山而与外界隔绝,相对于中国发达地区迅猛的现代化建设,这片高山峡谷的地区发展明显滞后。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在此的6900多位独龙族同胞实现了从原始状态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跨越,如今在新一轮的脱贫攻坚战中,又直接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怀,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会见了独龙族群众代表,鼓励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向小康。独龙族迎来了伟大的第二次跨越,贡山县乃至整个怒江州的发展近两年产生巨变,率先成为云南脱贫攻坚的榜样。

洱源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美丽洱海的源头,也是西边边境连片特困地区和省级革命老区,经过几年的奋战,成为云南首批12个脱贫摘帽县之一。居住在澜沧县及周边广袤大山里的拉祜族属于直过民族,从刀耕火种一步跨越社会主义,历史给这个民族留下了太多的沉重和悲怆,多年来发展缓慢,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下,拉祜族贫困人口占澜沧县贫困人口90%以上。经过这一轮扶贫攻坚,澜沧高山峡谷的拉祜族找到了自信,他们以缤纷的民族文化架起了跨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古老山寨焕发青春,在保护传统文化中发展,在脱贫攻坚的号角声中改变。在北京近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拉祜族农家歌手李娜保引起人们的关注,她以一曲自编自创、自弹自唱的《快乐拉祜》走上央视的大舞台,之后带领乡亲们组建演艺公司,走上“民族文化+乡村旅游”的脱贫之路,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创业创新,因此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还有一位大学生村官叫段必清,也于2017年9月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段必清2009年考上户瓦村村官,瑞丽市户瓦村是中缅边境一个以景颇族为主的贫困山寨,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就是6年。他本可以回城市找一份工作,但群众的贫困牵动着他的心,他在山村办起了养鸡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走上脱贫之路。如今“村官鸡”养殖成了一份响当当的产业,合作社土鸡销售年收入超过800余万元,户均增收9000余元。缅甸的边民纷纷来参观取经,段必清毫无保留把技术传授给了他们,以温暖促进了边境的安定和谐。

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是傣族古老的传统舞阿尺木刮的发源地,地处澜沧江东岸,村子建在海拔2500米以上,土地贫瘠,苦荞、玉米、青稞亩产仅几十斤,村民大部分靠惠农资金勉强维持生活。2013年,和政国任村党总支书记之后,与村两委的成员理清了同乐村的发展思路,开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阿尺木刮,开发乡村文化旅游;利用高寒山区适合种植中药材的特点,大量种植当归、秦艽、续断、桔梗、木香、附子等中药材,还有核桃、板栗和桃子,走上了一条产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富的路子,因地制宜探索“总社+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模式。2016年,同乐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800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步入多元化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云岭大地森林覆盖率达55.7%,林地面积达3.75亿亩,居全国第二位。多样性的气候与地貌特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云南各族人民在保住绿水青山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生态文化、生态旅游脱贫之路。云南的1619个乡村入选国家扶持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盈江犀鸟谷、诗密底底、红河哈尼梯田、维西塔城国家滇金丝猴保护区、昭通大山包黑颈鹤保护区等以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和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观加入到“美丽乡村”、“民族特色村”的行列。

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巴珠村森林覆盖率达99%,全村218户,1200多人,大多是藏族同胞。因为森林茂密而一直让木材商人垂涎,多年前有人动用各种关系企图把公路修进森林里,好把大树伐走,他们的行为遭到巴珠村支书和村民的坚决抵制,和勐旺住压力据理相争,终于保住了这一方山水。巴珠村在保护森林的同时,开展中药材、木瓜和食用玫瑰花等的种植,还搞野生蜂蜜养殖,给村民脱贫增收带来了保障,村民存款目前位居全镇第一,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到现在增加了10倍,巴珠村成为维西县最富裕的村落之一。

景颇族聚居的小村子陇川县勐约乡户瓦村温泉小组,是一个典型的“少、边、穷”小山村,在新一轮的脱贫攻坚中,陇川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种植业,把蚕桑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产业,村民们在房前屋后种满了桑树,绿意盎然地成为当地农户的“摇钱树”。一栋栋富有景颇特色的崭新房屋错落有致地依偎在苍翠的青山绿水间。

事实胜过万语千言,叶多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都不能掉队》以真实感人的故事,书写了云岭大地上脱贫攻坚、追求幸福的壮丽史诗,书写了不同民族在新时代不停创造、团结进步的美好乐章,这正是一曲颂扬大爱、携手共进的英雄赞歌,也是云南人民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摆脱贫困,不仅是中国的的事情,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努力体现了大国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初衷。

叶多多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脱贫之路,是人类携手摆脱贫困,走向幸福的起点和标志。表达人性中的信念之美、心灵之美、大爱之美、奉献之美、牺牲之美,是我永远也不会抛弃的文本。”这样的审视和写作,让她的生命意识及精神追求从云岭大地出发,延伸到无限辽阔的空间。



新视野

云岭大地的脱贫之路

——读叶多多的《一个都不能掉队》

叶梅

(沙吾尔丁·依力比丁用母语完成采访,感谢翻译家古丽莎的翻译)